

# 句法构词: 从中心语的角度 看汉语动结复合词的构成\*

蔡军<sup>1</sup>, 韩景泉<sup>2</sup>

- (1.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 湖南长沙 410205;  
2.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 广东广州 510420)

**摘要:** 动结复合词的中心语议题在汉语语法研究中一直颇具争议。本文从汉语动结复合词的词内结构及其组合机制来考量, 认为这类复合词内部缺乏句法意义上的中心语。从句法上看, 中心语将其句法特征投射给其所处词组, 并将其语类赋予整个词组。本文假设, 动结复合词由两个词根合并而成, 故其构成不遵从中心语原则。具体来说, 两个词根首先通过对称合并构成词根复合体, 然后再与定类语素合并成为封闭单位。由于词根成分的句法特征缺损, 不具备决定整个结构句法范畴归属的能力, 因此汉语动结复合词内所谓的活动动词V和结果谓词R均不是句法中心语。该语言事实对句法构词的思想主张并不构成挑战。

**关键词:** 中心语; 动结复合词; 词根合并; 句法构词

## The Syntactic Word-formation of Mandarin Resultative Verb Compoun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eadedness

CAI Jun<sup>1</sup>, HAN Jingquan<sup>2</sup>

- (1.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Hunan Fir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205, China;  
2. Center for Linguistics and Applied Linguistics,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420, China)

**Abstract:** Which element of a Mandarin resultative verb compound serves as the head has long been a rather controversial issue on Chinese grammar. Taking the internal structure and formation mechanism of resultative verb compounds into consideration, the present paper argues that such compounds are headless in the sense that they lack a syntactic head. Syntactically, a head projects its syntactic properties to the compound and gives its category to the whole phrase. It is assumed in this paper that resultative verb compounds involve the merging of two roots and thus their formation is not subject to the Headedness Principle. More specifically, two roots undergo a symmetric merger to form a root complex, and then the resultant merges with a defining category to form a closed unit. Given that the root lacks full-fledged syntactic features and cannot determine the category of the whole construction, a natural conclusion is that there is no syntactic head in Mandarin resultative verb compounds. However, this fact does not

\* 《外国语》匿名评审专家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和建议, 帮助本文完善了相关分析, 谨致谢忱!

challenge the assumption that word formation obeys general syntactic rules.

**Key words:** head; resultative verb compound; root merge; syntactic word-formation

## 1. 缘起

关于词的构成方式,文献中主要有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词依照词法规则构成,即词法构词;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词依照句法规则构成,即句法构词。如果词法不同于句法,那么一个独立的词库就有存在的必要。如果词按照句法规则构成,就可以取消词库,极大地简化语言理论。汉语语法研究发现,汉语复合词的内部结构关系类似于句法关系。因此,汉语复合词被认为是按照句法结构关系组成的(朱德熙 1982: 32-33)。总体而言,句法构词的观点在汉语学界已被普遍认可(Chao 1968; 杨炎华 2021; 程工、周光磊 2023 等)。

如果坚持句法构词的立场,我们需要拿出有力证据来证明哪些词按照哪条具体的句法规则构成。众所周知,词组的构成必须遵循“中心语原则”,即各类词组都是以中心语为基础的句法投射。中心语有时被称为“核心”(宋文辉 2004; 杨大然 2018)。从句法上说,所有类型的词组都拥有中心语。中心语是一个词组结构中最显著的唯一不可或缺的必有成分,且决定整个词组的语类。可见,从中心语的角度入手探讨汉语复合词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一方面,我们可以深入了解复合词构成的方式和机制;另一方面,可以论证复合词与词组在构成时是否受到相同的普遍句法组合原则制约,推动句法构词研究。本文聚焦现代汉语中能产性极高的“动结复合词”。该类复合词由两个句法上紧密相邻的成分构成,其中第一个成分单独用时通常做动词(称为 V),第二个成分可单独用做动词或形容词,在复合词中用以表结果(称为 R)。语义上,V 所表示的动作导致 R 所呈现的结果状态。动结复合词的语义指向纷繁复杂,且展现出有别于单一谓词的复杂论元结构和题元关系。在以往相关研究中,部分学者在一定程度上探讨过其中心语问题。由于对中心语的界定标准不统一,讨论的视角不一致等,结果众说纷纭。接下来我们将首先回顾以往研究并厘清中心语的定义,在分析语言事实以及推理演绎的基础上,提出汉语动结复合词内部成分 V 和 R 均不是句法中心语的观点。我们将解释动结复合词缺乏句法中心语的成因,并说明这一现象与句法构词的关系。

## 2. 中心语之争

由于汉语缺乏显性的形态标记,我们很难依据语言的形态来判断其中心语。对于现代汉语动结复合词的中心语问题,学者们主要持有如下几种不同看法:V 为中心语、R 为中心语、双中心语、无中心语、功能语类为中心语。

### 2.1 “V 中心”说

学界早期的主流观点是“V 中心”说:动结复合词中 V 总是动词,而 R 可为形容词,因此 V 决定整个动结复合词的词性(Li 1990, 1993; Cheng & Huang 1994; 沈家煊 2003 等)。Li(1990, 1993)认为 V 作为中心语将其特征渗透至整个复合词并决定动结复合词的题元等级和论元结构。然而,宋文辉(2004: 168)指出该分析不能解释“何以地位低的补语的题元也和地位高的作为句法核心的动词的题元一样在主语位置表达这个问题”。因此依据其成分的语类特征决定动结复合词中心语的论证不足。

Cheng & Huang(1994)则认为中心语 V 决定复合词的体貌和事件类型。据其观察,如果 V 为活动类动词,那么整个复合词是非作格或常规及物动词;如果 V 为状态类或非活动类动词,整个复合词则为作格或致使动词。然而例(1)之类的语言事实表明,V “射”为活动类动词,但是动结复合词“射杀”既可以是常规及物动词,也可以是致使动词。

(1)a.他射杀了老虎。

b.那把弓箭射杀了老虎。

由此可见, V 与其相应的动结复合词在句法语义表征方面呈现不一致, 使得 V 为中心的观点受到诸多质疑(宋文辉 2004; 熊仲儒、刘丽萍 2005; 杨大然 2018)。

## 2.2 “R 中心”说

一些学者将 R 视为中心语(李临定 1984; 马希文 1987; Lin 2004 等), 其理据是 V 作为方式状语修饰结果谓词 R, 而 R 作为结构的语义焦点, 为事件提供终结点, 因此是整个结构的述谓中心。李临定(1984)用“删除法”来说明 V 可以删除, 而 R 不能删除。马希文(1987)则通过“增扩法”来证明以 R 为中心增加 V 是合法的。然而, 这两种测验方法仅适用于受事主语句, 在及物性或致使性句式中均能找到反例(详见袁毓林 2000; 沈家煊 2003; 宋文辉 2004)。譬如在施事主语句(2a)中, 当 V 单独使用时句子(2b)合法; 删除 V 则导致句子(2c)不合法。

(2)a. 他吃饱了饭。                      b. 他吃了饭。                      c. \*他饱了饭。

而在(3a)中, 无论是“删除法”还是“增扩法”都无法推断出动结复合词的中心语为 R。

(3)a. 他砍钝了刀。                      b. \*他砍了刀。                      c. \*他钝了刀。

## 2.3 “双中心”说

鉴于单一中心说无法解决问题, Gu(1992)提出了“双中心”分析, 即 V 和 R 均为动结复合词的中心语。据分析, 动结复合词中 V 和 R 分别拥有各自的论元结构和题元栅。如果动结复合词是及物的, V 和 R 的题元角色重合于动结复合词的同一个论元位置。对于及物动结复合词, 如果 V 是及物性的, 那么 R 的题元角色与 V 的宾语题元角色重合并共同实现为动结复合词的内题元角色。如果 V 是及物的, R 的相关题元角色独立地渗入动结复合词的题元栅, 动结复合词因此获得内题元角色, 如(4)所示。

(4)a. 李四哭走了张三。(Gu 1992: 137)                      b. 那包衣服洗累了张三。

然而, (4a)中 R“走”是非作格动词, 其唯一论元“张三”为外论元, 充当施事题元角色, 却实现在动结复合词的宾语位置。(4b)中 V“洗”的外论元“张三”并没有出现在主语位置上。因此该分析触发了一些思考: 如果 R 的题元角色渗透至整个动结复合词, 那么在不违反题元指派一致性假说(UTAH)或题元层级的情况下, 这个题元角色在复合过程中是否保持一致呢? 如果不能保持一致, 那么它所获取的题元角色是什么? 此外, V 和 R 分别拥有各自独立的论元结构, 那么两者又是怎样进行投射和复合操作的? 从逻辑上来说, 两个组成成分都是中心语, 等同于没有中心。

也有部分学者认为由于句法语义不平衡, 动结复合词有两个分离的中心语: 即句法中心语 V 和语义中心语 R(袁毓林 2000; 宋文辉 2004)。例(5)中的否定形式能否定动词 V, 不能否定结果补语 R, 由此袁毓林(2000)推断 V 是句法中心语。

(5)a. 来早了。/没来早。                      b. 没来。/\*没早。

然而宋文辉(2004: 167)指出例(5)仅强调了否定形式, 却忽视了否定形式的意义, “没来早”语义上否定的是“早”而非“来”。因此宋文辉从动词负载动结式范畴归属的形式特征来确定其句法中心语为 V, 但配价决定者是 R。句法语义中心分离的分析使得动结复合词中心语问题更加复杂。

## 2.4 “无中心”说

Huang & Lin(1992)、Li(2007)等主张汉语动结复合词无中心语。譬如, 由于动结复合词的及物性与 V、R 的及物性无关, 其事件结构是两者事件的组合, 因此 Huang & Lin(1992: 91)认为动结复合词是组合式而非向心结构。但是他们的分析与观点自相矛盾。据其分析, 当语义指向主语时, R 是动结复合词的中心语; 当语义指向宾语时没有中心语。然而在歧义句式(6)中, R“累”语义上既可以指向主语, 也可以指向宾语。如此一来, 该分析使得同一个动结复合词存在“无中心语”和“R 为中心语”两种可能性。

(6)张三追累了李四。

Li(2007)依据核心特征渗透假设证明动结复合词无中心。例(7a)排除了R为中心语的可能性,原因在于如果R为中心,那么R唯一的论元“衣服”必须出现在主语位置而非宾语位置。此外,例(7b-c)句式的合法同样排除了V为中心语的可能性,因为V的外论元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实现:如在(7b)中实现于宾语位置,在(7c)中隐现。

(7)a.张三洗干净了衣服。                      b.那包衣服洗累了张三。                      c.衣服洗干净了。

Li(2007: 32)指出,例(7b)对Gu(1992)的双中心说提出了挑战。V的外论元和R的唯一论元——即“张三”并未实现在主语位置上。核心特征渗透假设表明动结复合词中的两个成分均为句法特征丰满的独立词项。如此一来,V和R的语法特征是如何被满足的呢?两者又是如何构成复合词并获得相关语义的?

### 2.5 “功能语类”中心说

上述大多数学者的处理都基于动结复合词中V、R为两个独立词项的认知,使得从词汇角度论证中心语问题难以令人满意。因此熊仲儒、刘丽萍(2005: 45)认为动结复合词的中心是零形的功能语类,负责论元选择与题元指派。其中V为词汇中心,R移位至V并右向嫁接,接下来V-R<sub>i</sub>与功能语类Bec合并后进一步与功能语类Caus合并形成。然而,该分析阐述的V为词汇中心,与功能中心主张混淆了两个不同层面的成分。如果回归到词汇层面,其本质上与V中心说并无二致。此外,为了获取表层语序,底层结构中R的初始位置位于V的前面。这不符合我们基本的认知规律,违反语言构造的时间象似条件(Li 1993: 499)。

基于此,杨大然(2018: 10)在强式生成性建构主义理念下彻底树立功能语类的核心地位,主张两个词根与事件结构融合,以“洗累”为例,“√累作为结果类词根基础生成于v<sub>change</sub>的补足语位置,通过并入方式整体拷贝至v<sub>change</sub>形成复合成分,而后方式类词根√洗以直接合并的方式与该复合成分发生融合,最终形成√洗-√累<sub>i</sub>-v<sub>change</sub>这一句法复合体”。从推导过程来看,词根在没有指派语类特征的前提下参与事件运算,功能语类v<sub>change</sub>是事件语义的中心。因此,该结构是事件语义结构,而非纯句法结构,同时该分析也面临功能抽象核心词无限性与不确定性的问题。

## 3. 本文分析

综合前人研究,本文的分析首先从明确中心语的概念出发,分析动结复合词是词库里直接提取的词还是句法在线加工产生的词,最后论证分析动结复合词的中心语归属。

### 3.1 句法中心语

中心语这个概念存在不同的理解。众所周知,在向心复合词中,中心语与复合词语类相同且代表复合词的核心含义。Di Sciullo & Williams(1987)等指出所有复合词与词组(短语)、句子存在一些平行的共性,都遵循右向中心原则,即右边的成分决定复合词的语类、数以及其他特征。也有学者基于罗曼语研究提出左中心的观点(Scalise & Guevara 2005)。而对于汉语,Packard(2000)认为汉语复合名词为右中心,复合动词为左中心。然而,这些判断中心语的依据并不能完全涵盖所有的汉语事实,使得以往研究无法达成共识。

语义上,中心语成分的词汇概念信息与整个复合词共享或渗透; Zwicky(1985)提出“语义中心语”概念,即复合单位X+Y整体上所描述的是X所表达的事物中的一种或一部分,则X为X+Y的语义中心语。譬如,如果复合词(8a)整体上是动作行为“打”的一种,则V“打”为语义中心语;如果复合词(8b)是“破”这种状态出现的方式,R被理解为语义中心语。由此可见,结论因理解的视角不同而不同。

(8)a. 打破, 打开, 打晕, 打碎                      b. 打破, 撞破, 吹破, 撕破

Zwicky(1985)的语义中心语不同于结构上的中心语。句法上,Chomsky(1995: 397)认为,当一

一个成分与另一个成分合并,合并后的结构与其中一个成分保持语类标签统一,那么该成分为中心语。如(9a)所示,根据 X-阶标理论(Chomsky 1981),中心语 X 与整个词组 XP 的语类一致;换言之,XP 是由中心语 X 扩充投射而来。据此,例(9b)的中心语为名词 N,那么以其为中心投射的词组是名词词组 NP,属于向心结构,而(9c)中名词词组 NP 与其所属成分(V, PP)的语类均不同。句法上,这样的离心结构得不到允准。

(9)a.  $XP \rightarrow (YP) (WP) X (ZP)$                       b.  $NP \rightarrow (D) N (PP)$                       c.  $*NP \rightarrow V PP$

在生成语法中,所有句法运算均由中心语驱动。复合词的中心语应该是一个结构的而非语义的概念,即中心语的句法特征—语类以及次语类特征等需与整个复合词一致(Cheng & Huang 1994: 191)。据此我们基于生成语法中的概念来讨论动结复合词的句法中心语,因为这不仅涉及该语言形式的内部结构与推导机制,而且还涉及语言理论模型中句法与词法之间的相互关系及运作方式等重要理论问题。

判定语义和句法中心语的出发点和标准不尽相同,各有侧重点。然而,如果将不同维度的“中心语”放到同一个平面上来讨论,就会产生“双中心”这种矛盾的结论。在讨论句法结构中心语时,需采用语法功能标准;反之,在讨论语义中心语时,需采用语义标准。两者可能会重合,也存在不一致的情况。以往分析之所以在动结复合词的中心语问题上无法达成统一认识,主要原因在于将句法中心语与语义中心语混为一谈,因此有必要将两者区分开来,避免误解。

### 3.2 动结复合词的句法本质

在分析动结复合词的中心语之前,我们先讨论其句法本质。英语动结式中 V 与 R 分离,而汉语动结复合词在表层语序上紧密相邻。有学者将汉语动结复合词与英语动结式进行类比,推断出汉语动结复合词是两个独立的词项经过一系列句法操作形成的词组(Li 1990, 1993; Lin 2004 等)。也有学者将它认定为一个单词(word),却在分析中将 V、R 视为具有语类特征的两个动词(Gu 1992; 熊仲儒、刘丽萍 2005 等)。复合词既显示一些词的特征,又具有词组的一些特性,使得词与词组边界不清晰。因此,确定动结复合词的句法属性是词组还是一个单词对于探究其中心语问题尤为重要。

“词”为何物?在生成语法的 GB 模型和 MP 模型中,词  $X^0$  作为句法原子单位,储存在词库中,携带既定的词汇论元结构、次语类特征等投射到句子的 D-结构进行运算。从语音层面来看,语音停顿是词与词之间的分界线(Chao 1968: 153)。然而这个标准对于英语中的连读来说不可取,如 do you want to 的连读为 d'yawanna。语义上,一个词代表一个语义概念。然而我们可以将这个概念分解成无穷的更小的原子单位,每一个原子单位都是一个概念。更有甚者,英语单词 sleep 需用两个汉字“睡觉”来表达同一个概念。形态上,一个词独立存在是有显性标记的(如西班牙语)。由于汉语缺乏形态标记,因此从形态上区分词并不可行。句法上,词遵循词项完整性假说,其内部成分对于句法操作如移位、回指、修饰等是不可见的(Packard 2000)。

在汉语中,与英语 word 相对的表达有多种版本,其中采用频率比较高的有“字”和“词”。英语本族语者依据书写进行词的划分,汉语亦当如此,一个书写的汉字就是一个单词。如此一来,现代汉语中无论是自由词还是黏着词,人们都将其视为独立的词项。词是最小的能够独立活动的有意义的语言成分(朱德熙 1982)。然而,在汉语中将一个书写单位视为一个词容易造成误解。“能够独立活动”和“最小”两个鉴定标准也难以贯彻执行(邓盾 2020)。本文认为词是句法特征完备且其内部成分不再拥有活跃特征的单位,词组则是其内部成分仍然拥有活跃特征的句法单位。

就汉语动结复合词而言,由于汉语的高解析性,其在语音方面往往具有双音节的特性,而双音节通常表现为双语素。根据重音指派规则,只有当 V 和 R 整合成为一个成分后才能给宾语指派重音。因此汉语的韵律规则要求并决定了动结复合词必须作为一个成分存在(董秀芳 1998: 56)。在语义方面,如果我们将动结复合词里的每个成分单独来看,会导致复杂的题元关系,譬如施受颠倒

现象。与英语不同的是,汉语动结复合词中R语义上除了指向宾语,还可以指向其他,违反了直接宾语限制。由于这种语义指向的多方向性,导致例(6)出现了多重语义解读。此外,动结复合词中的V或R已经失去了其固有的独立的词性和词义,动词性减弱,向实词虚化方面演化。V和R组合之后的意义并不是两者意义简单的叠加,通常会增加组合意义之外的致使含义。

在句法方面,动结复合词投射自由,其及物性与V、R的及物性之间无必然联系。动结复合词内V和R的次语类特征消失。Li(2007)等指出动词与直接宾语(即内论元)之间不能插入其他成分,否则句子不合法,这意味着两者之间并没有补语的句法位置。而从动结复合词带宾语的情况来看,结果补语R显然是介于动词V与宾语之间的。英语动结式中宾语与结果补语R形成述谓关系,与动词V无关。虽然部分汉语动结复合词由“动词V+宾语O+补语R”演变而来,但很难反过来说动结复合词可以展开成为VOR句式。种种迹象表明,动结复合词中动词V与结果补语R紧密结合,像单纯的动词一样占据一个句法槽位置。正如朱德熙(1982: 127)所指出的,汉语中“带结果补语的述补结构在语法功能上相当于一个动词”。

### 3.3 动结复合词的中心语

以上从多个角度论证了动结复合词在句法中具有词的属性,那么它的句法中心语是什么?从词汇主义角度来看,词库与句法是相互独立的模块,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词库包含所有的词项及其相关信息(次语类框架、题元栅、屈折变体等),人们在进行句法运算时只需从词库里提取词即可。句法操作无法作用于词的内部结构。如此一来,动结复合词理应包含在词库中。然而,动结复合词能产性极高,大多属于临时性创造,如果将其大量地列入词库中以备句法操作选用,无疑会增加大脑语言运算的负担,违背语言的经济性原则。此外,现代汉语中的词根大多由古代汉语独立的词演变而来(黄伯荣、廖序东 2017 等),具有使动意义。由单音节向双音节发展,古汉语词的句法特征冻结或残存,成为现代汉语中意义实在且独立的实义词根(杨焱华 2021)。

综上考虑,我们秉承分布式形态学“单引擎假说”的思想理念,否定词库是语法系统中的独立模块,认为词不是句法操作的基本原子单位和起点,句法的初始单位是词根与抽象功能语素,合并是语言生成的唯一组合机制。据此,动结复合词是词根和抽象功能语素通过句法规则动态地在线生成而来,它是句子生成过程中的产物,即构词与句子结构的生成同步。

具体来说,我们基于动结复合词的语音、语义和句法等表现,主张该类复合词中所谓的V和R事实上是两个词根(分别用 $R_{t_1}$ 、 $R_{t_2}$ 表示),有基本的百科知识语义,句法特征欠缺。<sup>①</sup>活动词根 $R_{t_1}$ 携带无界特征[-telic],而结果词根 $R_{t_2}$ 则携带有界特征[+telic],彼此之间构成一个连续统,凸显动作与结果状态之间的因果渐变。在描述一个动作与结果共现的事件时,只有活动词根是无法满足要求的,因此它必须选择与之兼容并消解其[-telic]特征的结果词根在概念—意向界面获得解读(Borer 2005)。<sup>②</sup>两者呈互补分布,也存在时间上的先后顺序以及因果逻辑关联。

句法运算是基于中心语驱动来推导的。当两个成分合并时,我们首先要确定哪个成分进行投射并决定合并后结构的语类。这种合并是有层级的非对称性合并(Collins & Stabler 2016 等),通过目标—探针一致关系,给不可解特征进行赋值。以往形态研究大多是单个词根与抽象功能语素进行合并。因此我们假设词根在定类前可以对称合并形成更大的复合词根,如例(10)所示。所形成的复合词根只有与提供[V]特征的零形定类语素 $v^0$ 合并之后才能被激活并参与后续句法运算。这

<sup>①</sup> 杨焱华(2021: 165)认为在句法构词这一观点的加持下,句法加工的初始运算项必须具有句法特征,因此汉语词根具有惰性的或者缺略的句法特征,等待被指派完整的语类特征。

<sup>②</sup> 关于“醉倒”中“醉”的[-telic]特征问题。通常情况下,我们将“醉”理解为喝酒事件的结果,为喝酒事件提供一个终结点,因此具有静态的[+telic]特征,常见于“喝醉”“灌醉”等;然而如果我们将之视为喝酒事件的使因,那么“醉”活用为动词,是动态的而非结果性的,“倒”为其提供一个终结点,因此具有[-telic]特征,如“醉倒”“醉卧”等。



的经济性原则,而且与最简句法系统不兼容,对一些语言现象无法做出合理解释。

基于此,部分学者从句法路径出发试图简化词库,消除其中的冗余,如分布式形态学等。在原先的词库中,词的构成受制于词库系统规则。分布式形态学采用“单引擎假说”,主张句内与词内的层级结构均由句法搭建。这实际上等于打通了句法与词库的壁垒,凸显了句法的核心地位,即句法是唯一具有生成性的模块。句法终端推导的起点由以前的词层面改为现在的语素层面,直接运用句法规则处理词法问题。这意味着词法句法合二为一,其结果无疑使相关理论体系得到了最大限度的精简。事实表明,词与词组之类的句法体同构是存在的。然而,词和词组在结构生成方面不一致的情况也同样存在。

就本文所讨论的动结复合词而言,其推导的第一步为两个词根对称合并,而该操作显然没有遵循句法合并的常规操作原则。根据词组构建的X-阶标理论以及中心语原则,当一个成分与另一个成分进行句法合并时,所得到的句法体必须与中心语的语类相一致。由于动结复合词在进行词根合并时,两个有待合并的词根均尚未获得句法语类特征,而必须在与相关定类语素合并后才具备相应的语类特征。由此我们做出如下推断:具有句法语类特征是一个成分充当中心语的必要条件。这也是逻辑上的一个必然,因为如果一个成分本身不具有语类特征,它必然无法投射出语类特征,也自然不具备充当中心语的资格和能力。简而言之,句法操作仅限对于拥有活跃且完备的句法特征的成分可见,由于复合词词根的句法特征欠缺,并且在推导过程中形成了语段封闭域,阻止了后续的句法穿透。据此,句法结构的中心语原则(即向心性原则)所约束的对象为已具有句法语类的句法体。既然动结复合词中的词根无语类特征,其合并操作无需遵守句法结构的向心性原则。

需要指出的是,杨炎华(2021: 165)认为没有任何句法特征的词根组合不能按照句法规则进行,从根本上背离了句法构词的初衷,因此提出汉语词根具有惰性的或者省略的句法特征等。这一点与我们的主张不冲突。动结复合词根  $R_{t_1}$  和  $R_{t_2}$  分别具有 [+telic] 和 [-telic] 特征,且两特征在词根对称合并后相互消解,句法构词是可行的,从单语素—复合语素—词—词组—句子,这一系列操作构成一个连续统,在一个生成部门内展开,更为经济简洁,符合生物语言学的一般原理。换言之,动结复合词内部无中心语这一表面上似乎偏离“句法常规操作”现象的存在有其独立的原因,对精简词库,句法构词的思想主张并不构成任何挑战。

## 5. 结语

基于分布式形态学句法构词视角,本文讨论了现代汉语动结复合词的中心性问题。在明确句法中心语的基础上,综合考量动结复合词的句法语义形态特征,我们认为汉语动结复合词内部不存在句法意义上的中心语,其内部为两个句法特征欠缺的词根进行对称合并,在句法构建过程中动态生成。该操作与其高度能产性特征相吻合,词不是先于句子而存在,构词与造句不是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生产线,而是同一条流水线上的产物。对复合词句法中心语问题的深入探讨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动结复合词的来源、推导与性质等,同时也可在构建语言理论时为正确处理句法与词法的关系提供重要依据。

## 参考文献:

- [1] Borer, H. *Structuring Sense I: In Name Only*[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2] Chao, Y. -R.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M].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 [3] Cheng, Lisa L. -S. & C. -T. J. Huang. On the argument structure of resultative compounds [C]// Chen, M. Y. & J. L. Tzeng. *In Honor of William S-Y. Wang: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n Language and Language Change*. Taipei: Pyramid Press, 1994.
- [4] Chomsky, N. *Lectures on Government and Binding*[M]. Dordrecht: Foris, 1981.

- [ 5 ] Chomsky, N. *The Minimalist Program*[M].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1995.
- [ 6 ] Chomsky, N. Simplicity and the form of grammars[J]. *Journal of Language Modelling*, 2021, 9(1): 5–15.
- [ 7 ] Collins, C. & E. Stabler. A formalization of minimalist syntax[J]. *Syntax*, 2016, 19(1): 43–78.
- [ 8 ] Di Sciullo, A. M. & E. Williams. *On the Definition of Word*[M].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1987.
- [ 9 ] Gu, Y. The syntax of resultative and causative compounds in Chinese[D]. Cornell University, 1992.
- [ 10 ] Hu, X. -H. & J. J. Perry. The syntax and phonology of non-compositional compounds in Yixing Chinese[J]. *Natural Language and Linguistic Theory*, 2017, (4): 1–42.
- [ 11 ] Huang, C. -R. & F. -W. Lin. Composite event structure and complex predicates: A template-based approach to argument selection[C]// Stvan, L. S. et al. *FLSM III: Papers from the Third Annual Meeting of the Formal Linguistics Society of Midamerica*.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Linguistics Club, 1992.
- [ 12 ] Li, C. Mandarin resultative verb compounds: Where syntax,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Meet[D]. Yale University, 2007.
- [ 13 ] Li, Y. -F. On V-V compounds in Chinese[J]. *Natural Language and Linguistic Theory*, 1990, (8): 177–207.
- [ 14 ] Li, Y. -F. Structural head and aspetuality[J]. *Language*, 1993, (69): 480–504.
- [ 15 ] Lin, J. Event structure and the encoding of arguments: The syntax of the Mandarin and English verb phrase[D]. MIT, 2004.
- [ 16 ] Packard, J. L. *The Morphology of Chinese: A Linguistic and Cognitive Approach*[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 17 ] Scalise, S. & E. Guevara. The lexicalist approach to word-formation and the notion of the lexicon[C]// Stekauer, P. & R. Lieber. *Handbook of Word-Formation*. Netherlands: Springer, 2005.
- [ 18 ] Zhang, N. N. Root merger in Chinese compounds[J]. *Studia Linguistica*, 2007, 61(2): 170–184.
- [ 19 ] Zwicky, A. M. Heads[J]. *Journal of Linguistics*, 1985, (21): 1–29.
- [ 20 ] 蔡军, 张庆文. 汉语隐性事件性致使句的句法语义研究[J]. *现代外语*, 2017, (3): 304–313.
- [ 21 ] 蔡军. 汉语动结复合词的内部结构与句法推导[J]. *现代外语*, 2021, (3): 305–317.
- [ 22 ] 程工, 周光磊. 句法构词与汉语研究: 理论与应用[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23, (2): 23–33.
- [ 23 ] 邓盾. “词”为何物: 对现代汉语“词”的一种重新界定[J]. *世界汉语教学*, 2020, (2): 172–184.
- [ 24 ] 董秀芳. 述补带宾句式中的韵律制约[J]. *语言研究*, 1998, (1): 55–62.
- [ 25 ] 黄伯荣, 廖序东. *现代汉语*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7.
- [ 26 ] 李临定. 究竟哪个补哪个[J]. *汉语学习*, 1984, (2): 1–10.
- [ 27 ] 马希文. 与动结式动词有关的某些句式[J]. *中国语文*, 1987, (6): 424–441.
- [ 28 ] 沈家焯. 现代汉语“动补结构”的类型学考察[J]. *世界汉语教学*, 2003, (3): 17–23.
- [ 29 ] 宋文辉. 再论现代汉语动结式的核心[J]. *现代外语*, 2004, (2): 163–172.
- [ 30 ] 熊仲儒, 刘丽萍. 汉语动结式的核心[J]. *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 2005, (4): 39–49.
- [ 31 ] 杨大然. 生成性建构主义视角下动结式的核心问题探究[J]. *外国语*, 2018, (2): 2–13.
- [ 32 ] 杨炎华. 句法何以构词[J]. *当代语言学*, 2021, (2): 159–180.
- [ 33 ] 袁毓林. 述结式的结构和意义的不平衡性[J]. *现代中国语研究*, 2000, (1): 49–61.
- [ 34 ] 朱德熙. *语法讲义*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英汉动结式句法-语义-形态互动机制对比研究”(22YJC740004); 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青年项目“汉语动结式论元异构现象的生成机制研究”(21B0806)。

**收稿日期:** 2023-08-02

**作者简介:** 蔡军(1982—), 女, 博士, 副教授。研究方向: 句法学、英汉对比研究。

韩景泉(1965—), 男, 博士, 教授, 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 理论语言学。